

# 說不清楚的味道， 說不清楚的也斯



2010年12月16日影於香港銅鑼灣「老北京」。  
左起：(前排)黃勁輝、黃萬華、也斯、金惠俊、陶然；  
(後排站立者)左二黃淑嫻、右二宋珠蘭

金惠俊

金惠俊，畢業於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修中國現代文學，以論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國立釜山大學教授，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等以研究生或訪問學者身份進行研究活動。具體學術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新時期散文、中國現代女性主義文學、香港文學、華人華文文學等方面。曾單獨或共同翻譯過《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1991)、《中國當代文學史》(1994)等相關理論書籍，也翻譯過《天之涯，海之角》(2002)、《崑崙山的月亮升起的時候》(2002)等散文集和小說集。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2000)，論文「試論華人華文文學研究」(2011)等數十篇。

悼  
念  
也  
斯  
專  
輯

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 / 香濃的奶茶，……若果把奶茶 / 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 / 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 還是保留另外一種味道…… 那些說不清楚的味道

也斯 鴛鴦

十年或者二十年後，或許我也會成為也斯小說中的人物。喜歡香港飲食、熱愛香港的美子，在框框裡老要談嚴肅問題的老何，他們的韓國版也許就是阿俊或者小金。不是上海的偵探小說家向東而變成韓國的學者金先生，這次不從金鐘上面的香港公園走到中環的結志街街市，而是和敘述者「我」一起從香港中央圖書館，經過中秋節及遊行集會之地的維多利亞公園裡面走到銅鑼灣的他家樓下。

2010年夏，我受香港圖書館之邀來香港文學節講演，病中的也斯親臨講演現場。他戴着以往未曾見過的帽子，比以前臉龐瘦削，比以前語速稍慢。與小思、陳國球、陳智德等人一起拍完紀念照片，待各種活動結束後，我們圍着維多利亞公園繞

了個大圈子，又進入公園裡邊，一直走到了位於銅鑼灣的他家。我們的腳步無法很快。途中進入了以他的詩歌 鴛鴦 印在玻璃上面、烹飪私房菜的餐廳。餐廳整潔安靜。他幾乎沒怎麼吃，我也感受不到食物的美味。維多利亞公園裡也很安靜。步伐緩慢，路過網球場旁邊，沿着公園裡的小路，一直到銅鑼灣那段比較複雜的路，並沒有花太長時間。他說他的病「控制得住」。我也說了些甚麼，但對他而言是並無多大意義的話。我們穿越街道，穿越人叢，終於來到了他家樓下。那天我並沒有跟隨進入他家，家中一定有他的母親還在急切等待。

我只到過他家一次。2005年冬天應他的邀請，去嶺南大學訪問過約兩個月。到達的幾天後，恰是那年的平安夜，他邀約我去他家。與平時從他的作品及話語中感受到的印象有所不同，他家有點出乎意料整理得很好，他的話語和行動也比較沉定，或許是因為他的母親在。那晚，雖然我離開韓國沒有多久，但卻成了在異國他鄉徘徊的人，也與他成為一天的家人。他的母親事先有所準備，很快就親手做好了粵菜。不知和我一起去的陳智德、許旭筠是否知道，反正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他作品裡的

富貴雞，是鹽焗雞，還是雲耳蒸雞。不管是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之後，我從未品嚐過比這更美味的中國菜。大家也都能心領神會，那日的招待與菜餚中深藏着他及他母親的溫暖情誼。

事實上，我對他的人生瞭解得並不多。從2004年在首爾初次見面到現在，還不到十年，一年即使能見上兩三次，大多是在為期不過幾天的學術大會或演講會上。然而，與他見面次數越多，閱讀他的作品越多，我越能感受到我與他實乃「同類」。真是奇怪，理性地思考來看，他和我也並無甚麼很大的類似之處。最重要的是，他從物理學角度而言，同樣的時間，似乎能夠比其他人多活幾倍的時間。他曾經一度在寫專欄時，足有八年從未誤過截稿時間，神速飛筆及揮灑自如對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能夠完整體會他的作品。

《西廂魅影》中曾出現這樣的場面，何方直到深夜還在努力勤勉批改學生作業。這正是我訪問嶺南大學時所看到的也斯的樣子。有一天，我去了他的研究室，深患重感冒的他，不顧病體卻在讀着學生們的作業。他見了我很平常地說向美國出發前非要改完學生的作業不可，同時也向我表示歉意，自己邀請了我到香港，卻馬上要赴美國的研究年。但這期間他總是時間不足，不得不縮短睡眠進行寫作，終於得到研究年，實乃大大的好事。我不知道他專注的作業到底是誰的，可一定又會是一位未來的香港作家。

算不上有多重要，可是我和他之間還是有一些緣分似的。大約三十年前的1980年代中半，我在香港曾學習過一年，從那以後過了約二十年，我在溫哥華的UBC和聖地亞哥的UCSD各做過一年的訪問學者。大家也許會知道這些地方與他的關係，而難道是因為這些？我在翻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及《溫哥華的私房菜》時，似乎並不是在翻譯，而是在寫一些我親身經歷過的事。翻譯《尋路在京都》時，竟分不清我是羅傑還是他是羅傑。翻譯《雲吞麵與分子美食》時，儘管明明白白是他的現實故事，卻好像是我自己的一樣。特別是翻譯《愛

美麗在屯門》時，中間好多次我得停頓而收拾我自己的情緒，雖然愛美麗的爸爸患有肺癌是好幾年前的事了。

這一個多月裡，我不僅在韓國，而且也在香港。重讀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重讀了《我城》，重讀了《酒徒》，也找出了以前我所拍的照片翻看。有時晚上會做夢，有時白天會陷入想像。我正在香港的街道上走着，出了中環站的B出口，沿着德輔道在恆生銀行前邊向左拐，即是域多利皇后街。那天是星期六，那裡是三聯書店。又或是為找青文書屋，而徘徊於灣仔的街道。對面的CALTEX，底層的鞋店，一如既往，但還是看不到青文書屋的標誌牌。羅志華忽然在暗暗的角落裡出現而用那難懂的話跟我說，去年夏天的颱風把大樓外牆上的牌子都颳掉了。冷不防我又在半島酒店的咖啡廳裡遇見了膚色黝黑的黃繼持，不然就是在富泰邨買完東西回來時，在嶺南大學校園裡遇見了滿面笑容的也斯。

香港並不僅僅是香港人的「我城」。信不信由你，香港對我來說也是「我城」。眾所周知，「我城」曾是傾城、失城，也曾是V城、I城、鯨城，還曾成為過狂城，現在對某些人也可能會成為悲城。這座城市對於我來說，固然不能確定是記憶、追憶的還是虛構、想像的，反正有種捕捉不到的恍惚模糊之感。奇妙的是，要想抓住這種感覺，與我的感覺或意圖毫不相關，成了非常具體的一連串名詞，而且大部分還是專有名詞。過去的話主要是中文大學、黃繼持、小思、鮑國鴻、沙田、八百伴、金庸、梁羽生、中環、恆生銀行、三聯書店、麥當勞，近來的話往往是香港文學、陶然、劉以鬯、西西、維多利亞公園、銅鑼灣……還有也斯，是啊，也斯。

1月7日我陸續接到林曼叔、須文蔚、黃淑嫻等人的電子郵件。雖已從1月5日過了兩天，但我仍不願相信這是事實。那天以後直到現在，我常常在夜裡做夢、在大白天陷入想像中。我雖身在這裡，卻好似不在這裡似的。

香港文學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